

绿了青山,火了日子

曹卫华

逐梦

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刘超仁一起床,就跟老伴要他那套蓝色中山装。老伴把衣服送进来,刘超仁穿上,在镜子前照照,这才来到客厅。

这套中山装,是他2019年参加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表彰会时做的。对他来说,这套衣服有着特殊的意义,除外出开会、接受采访外,他从从来不得穿。

今天有记者要来采访江龙村长期植树造林、发展乡村经济的经验,他才让妻子把这套衣服给拿出来。

二

五十四岁那年,刘超仁回到老家云南省西畴县兴街镇江龙村,他闲不住,主动参与了村上的一些事务。

江龙村缺水少土,生存条件差,乡亲们日子过得苦。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在搞新农村建设,但江龙村村民还在观望,刘超仁在电视上看到建水县发展林果产业脱贫致富的报道,就向村委会建议,江龙村也可发展水果种植。

未料到,这个建议遭到村民的反对。有村民说:“刘老师,你别出馊主意!”

刘超仁明白,大家尊重他这个退休教师,但事关切身利益,乡亲们各有想法,一时听不进建议也不奇怪。

但刘超仁不气馁。后来,他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从那时起,他主动要求负责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并开始组织村民植树造林,绿化荒山。

江龙村四周的荒山,每年雨季,山水裹挟泥巴从山上淌下来,把村庄、田地、沟渠淹没。雨季一过,淤积的泥巴有一尺多厚。森林的消失,还导致村里的一口龙泉古井干涸,村民饮水都成问题。

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刘超仁就挨家挨户动员老人。有了几十个人,他就有了底气。每天一早起来,刘超仁就带着几十个老人上山,在乱石窝里挖坑。过去砍掉的树木,根还留在地下,须根长在石缝间,得把这些干枯、腐朽的树根先挖掉。进展很慢,常常是挖一个坑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时间。

刘超仁宽慰大家:“慢就慢点,无非多干些日子!”

中午饭都各自带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山头上,吹着凉风,你的给我吃点,我的给你吃点,像一群老小孩,乐乐呵呵。他们每天要干十来个小时。累了,大家坐下

来歇歇,刘超仁拿烟出来发,发一次要两包烟,反正有退休金,发这点烟他不在乎。

春天来了,枯黄的金钱草冒出翠绿的嫩芽,刘超仁跑到县林业局苗圃买来树苗,选个有雨的日子,大伙儿一起背上山,小心翼翼地种下。

夏秋两季打塘,春天种树。刘超仁带着几十个老人一年年坚持。

干着干着,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到城里去了,还有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因为家境不好,进城打工去了。

刘超仁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干。东边山种完了,种西边山,西边山种完了,种南边山。他说:“江龙村四面是山,再不绿化治理,说不定哪天,村庄、房屋、农田都被泥石流淹没了。如果在我刘超仁手上不把江龙村的环境治理好,不把四周的荒山绿化好,不给江龙村的后辈子孙留下一片青山绿水,那我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

二

西畴是个小县,县城不大,刘超仁从县电力局出来,已是下午6点钟。江龙村距县城三四十公里,已经没有班车,他回不去了。

刘超仁晓得,只埋头植树造林,不解决村民烧火做饭等问题,乱砍滥伐很难杜绝。他到县城找电力局领导了解情况,寻求解决江龙村电网改造、推广使用电炊具的办法。

刘超仁是下午3点到县城,一下车他就赶到电力局。他找局长,到办公室问,一名同志告诉他,局长一早就到州上去开会去了,但明天要主持局里的会议,今晚一定会赶回来。

“局长回来会不会来办公室?”

“这可说不准!”

刘超仁就在局长办公室外面等,一直等到下班,人走光了,保安上楼来催,刘超仁才离开。

他花二十块钱,吃了一碗西畴著名小吃——臭豆腐饵丝。饵丝好吃,刘超仁想,等有空闲时间,一定要带老伴来吃一碗。这几年,刘超仁成天在外面忙,家里的事就全靠老伴操持。

从小饭店出来,刘超仁在县城逛了一圈,找了个小旅社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又到电力局办公室去找局长。农村电网改造有许多优惠政策,刘超仁的问题,几分钟就解决了。

经办人告诉刘超仁:“只要村民把电网改造的集资款交齐,我们马上会安排施工队伍进场,几天就改造完工。”

刘超仁高兴极了,从电力局出来,他马上赶到客运站,乘班车回村。

当天晚上,他就召集村民开会,宣布了电网改造政策。第二天,刘超仁带着财务,挨家挨户收集集资款。

农村电网改造,大头资金都由国家承担了,集资只是象征性的,每户两百元。有少数几户村民说,一时拿不出钱来,刘超仁也

不多说,帮他们垫上了。

三

换届选举,刘超仁当选村支书,工作越发繁忙,但他仍然带着老人们植树造林。

昔日的荒山一点点变绿。有两年连续干旱,树上长了毛毛虫,几天就把嫩叶吃光了。刘超仁急忙跑到县林业局请求帮助。县林业局派人来,给树木打了药,才治住了虫害。

虽然电网改造后,家家用上了电炊具,难免还会有村民为了节省电费,偷偷上山砍树。刘超仁组织村民反复讨论,制定了村规民约,禁止乱砍滥伐,禁止进山放牧。

有天中午,有村民向刘超仁举报,他家一个亲戚一大早就背着背篓,牵着两头牛上山去了。刘超仁一听非常生气,饭也没吃,就跑到路口去等。

下午3点多钟,亲戚牵着两头牛,背着一背篓柴火慢悠悠地下山来了,他没走大路,走的是树林中的小道。

刘超仁早料到了,就在小道上等着。他牵着牛刚走出树林,刘超仁马上把他拦住。

“你说咋整?”刘超仁问。

亲戚央求道:“看在亲戚分上,饶我这一回,反正没人看见,我改了就是了。”

“你想得好!我饶了你,以后还怎么有脸管别人?”刘超仁把亲戚带到村委会,牛拴在树上,背篓放在院子中间,然后打开大喇叭,召唤村民来开会。

白天开会会有点反常,村民陆陆续续来了,问明原因,都在下边嘀咕。

刘超仁知道大家的心思,一点不给亲戚留情面,将他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当众检讨。刘超仁晓得,身不正则令不行,乡亲们都看着呢,对自己的亲戚,不严厉点不行。

这事处理过后,村里再没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

四

刘超仁心里一直琢磨着村里发展水果种植的事情,有天他到县城办事,顺便跑到林科所找专家聊了聊自己的想法。

恰好县上正在组织实施经济林推广种植项目,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帮扶措施。刘超仁的想法与县上的推广项目不谋而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刘超仁大喜过望,当即邀请专家到村里考察调研。

江龙村四围群山环抱,冬暖夏凉,气候湿润。专家考察后,告诉刘超仁:“江龙村非常适合种橘子。”专家还建议:“建水县南庆镇团坡村种橘子多年,产业发展势头特别好,你可以先去看看。”

刘超仁当天就召集村干部开会,决定由村上出钱,组织部分村民到建水参观。

正是橘子成熟的季节,刘超仁带着十多



个村民来到团坡村,满山橘树挂满果子,这场景让村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

接待他们的村干部摘了一些果子让他们品尝。这些果子个个皮薄、水多、甘甜。

团坡村干部接着向他们介绍了果园的收入情况,这让江龙村村民羡慕不已,后悔当年目光短浅,没采纳刘超仁的建议,早点发展林果产业。

村民向刘超仁建议:“来都来了,干脆这次就订些树苗。”

刘超仁打电话与村两委干部商量,最后决定由村上垫资,订一万多株橘树苗。

回到村里,刘超仁带着村民开始改造石窝子地,挑土来把地填平整。工程量大,又特别累人,干到一半,刘超仁生病住院了。手术还没几天,他就坚持要出院,回到工地上,继续和大家一起干。

春风一吹,大地醒了。刘超仁带人到建水,把订的橘树苗拉回来。橘树苗种下去,他又请来专家,分阶段给村民办了几天培训班,由专家手把手教村民橘树栽培技术。

几年间,江龙村发展起了柑橘优势产业。目前,江龙村种植的橘子有八个品种,还有两个柚子品种。村里还有十多个种植技术好的村民,到麻栗坡等地种橘子。

2022年,江龙村橘子收入超千万元,村民的收入大大增加。

五

刘超仁带着那名记者从山上下来。他们俩沿着江龙村干净的环村道路一边走,一边聊。

刘超仁介绍:“江龙村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百分之八十,自从荒山绿化以后,泥石流淹没村庄的事再没发生过。”

他们走到龙泉古井旁,自从荒山绿化后,这眼曾经干涸的古井又开始冒水,而且井水比过去更清澈。

路上,有好几户村民家门口都摆着一块展板,上面贴满图片。那名记者好奇地问:“这展示的是什么?”

“庭院设计图!”刘超仁说,“脱贫攻坚那几年,江龙村六十八户人家全部掀掉土房盖了楼。现在,经对口帮扶的上海虹口区干部帮助规划,我们利用优良的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业,正要把江龙村打造成一个绿水青山掩映的庭院村!”

图①:云南西畴县江龙村柑橘产业园。

图②:刘超仁在采摘柑橘。

图①图②均由刘德船摄影
制图:汪哲平

古韵新貌看保定

张凤奇



每每想起保定城,我的心头就泛起几多乡愁。上世纪40年代,父亲从故乡冀州来到保定,在一家茶庄做学徒。保定解放后,父亲入职糖酒公司,他辛勤工作,快乐生活,直至终老于此。正可谓“此心安处是吾乡”,保定城便是父亲的第二故乡。

保定,更是我从小就熟悉的的城市。当时我的家在永华北路西侧的一座大杂院里,三进的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嘈杂而和谐。我出门沿永华北路向南,仅三百米就是车水马龙的西大街。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保定就是繁华的西大街以及周围的老建筑群落,那里面有古色古香的古莲花池、直隶总督署、大慈阁、光园……印象极深的是古莲花池门前,总集聚着一群踢毽子的人。他们围拢在一起,脚法娴熟,应对从容,纷飞的鸡毛毽子在脚间传递,少有落地。再就是,常见有人双手托着几只铁球,这种铁球是保定特产之一,球在掌心旋转自如,球动有声,音色悦耳。而我最喜欢的是西大街东头的税务局,那里有一个不大的书店,我蹲在那儿看连环画或知识类书籍,有时看得入迷,竟然忘了回家吃饭……

成年后我应征入伍,辗转于山西、河北等地。上世纪80年代末,我转业到石家庄后,每逢周末常携子看望父母,见证了保定的变化。我喜欢骑自行车在保定城里走街串巷,这座城市细微的毛孔和脉络,始终澎湃着丰沛的生命活力。裕华路两侧高楼林立,保定商场、鼓楼商厦等大型建筑拔地而起,古老的城市变得挺拔、靓丽起来。一草木、一砖瓦、一街巷,一传说,无时无刻不在述说着时代变迁。当修葺过后的钟楼上传来悠远的钟声,我真切感受到这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古城,历经了两千多年历史沉淀,充盈的文化气息是那么浓郁而悠长。

今天的古莲花池修缮一新,早已不是当年的凋敝模样,扑面而来的书香之气沁人心脾。记得年少时,我与伙伴们常去古莲花池,进大门后,穿越破败的碑刻长廊,绕过容颜沧桑的直隶图书馆,直奔乱石垒砌的假山洞天,热衷于在那里攀援嬉闹。古莲花池不仅是以“林泉幽邃,云物苍然”闻名全国的名园,更因莲池书院而蜚声四方。

我走到原有“直隶第一街”之称的西大街上,幻想置身于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经典场景。如今,古城换了新颜,街景整洁漂亮,人们衣着时尚,与昨天已大不相同。2021年10月,西大街实施改造提升工程,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坡顶灰墙、壁柱、立面装饰线、精美的传统砖雕工艺,处处彰显古城的印记。百年老店稻香村与我的记忆息息相关。如今,我依旧喜欢去稻香村老店买糕点,总不忘带回从小就爱吃的老蛋糕与蜜三刀。

在保定,我去父母生前流连的街边公园,看幸福洋溢的市民尽情娱乐,听戏迷唱一段保定老调,总感觉这是一座我还没待够的城市。

今年二月,我又一次故地重游。先坐火车到保定,再坐公交车到琅琊街口,这条回家的路不知往返多少次了,如今却发现街道拓宽了几倍,两旁多出了不少高楼,变得不敢相认了。突然想起父辈谈及琅琊街,说这条街上有座土地祠,门两侧立有左狼右虎的抱鼓石,琅琊街由狼虎谐音而得名。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还需要我不断去探索与发现。

住在保定的大姐对我说,你别总在老城区转了,也到新城区看一看。我走到朝阳大街与东风路口,看到了一个日新月异的保定,美轮美奂的万博广场主楼高达二百五十八米,成为保定的地标性建筑。姐夫对我说,新开区在建的“中国光谷”广场更加时尚和现代,还有创新后的“西郊八大厂”、保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产销两旺的长城汽车城,都值得看一看,那儿有许多你想不到的新变化。

坐高铁离开保定时,我望着保定东广场上那座醒目的“京畿之门”,感到心潮澎湃。我想,保定素有“首都南大门”之称,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座京畿之门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地

“二月”荔枝红

叶为宝

“五月荔枝熟,空山暑不欺。”南方盛产荔枝,通常在农历五六月才成熟,海南著名的荔枝品种“妃子笑”虽然成熟期要早些,但也得到农历四月下旬。很少有人知道,在海南省澄迈县有一片荔枝园,在农历二月就已红霞满天,进入荔枝成熟期了。

今年元宵刚过,我在海南澄迈有幸得睹这二月的早熟荔枝。

友人约我共赏荔枝林,我驱车从海口出发,半小时后便来到澄迈县永发镇。车子穿过一面铁栅栏大门,进入一片果林,这里是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科技创新基地。从车窗望出去,满园叠翠,果木葱茏,椰子、芒果、香蕉、莲雾等,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的,甚至连我也没见过的水果品种。很快,我看见了浓绿中的点点绯红——那是荔枝!才早春二月,荔枝就已经成熟了?

朋友早我先到。我一下车,朋友身边的一名年轻人便热情地上来握手。

年轻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头戴太阳帽,身穿黑色T恤衫,鞋上沾了草屑和泥巴。“您是胡博士吧?”我问。

“我是。”对方笑容憨厚,脸上挂满汗珠。

来之前,朋友就给我介绍过胡博士,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获果树学博士学位,现在是这个科技创新基地的负责人。

几句寒暄后,胡博士带我们钻进了果林。他一边走,一边介绍:“这个热带果树科研基地一共有二百六十多亩,共有几百个热带水果品种,其中荔枝有三百多个已定型或正在试验的新品种。”

我问道:“这里的荔枝二月就熟了?”胡博士闻言笑了,走到一株荔枝树下,拍着树干说:“这棵荔枝树就是早熟的荔枝品种‘二月红’。‘二月红’每年年初开花挂果,到了二月底果子就成熟了,产量不低于一般的荔枝品种。”

我抬眼望去,只见树上挂满了荔枝,一个个跟小灯笼似的,颜色深红欲滴,大的直径足有三四厘米。

胡博士摸摸果子,又摸摸树叶,说:“基地的所有荔枝树都有编号,每一片树叶,每一枝花、每一个果,都是我们科研人员观察研究的对象,开展早熟品种研究,更是基地的重要工作内容。”

海南荔枝一般在四月下旬上市,已经算是很早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它的成熟期提前

到二月呢?我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胡博士笑道:“我们的果树科研也要和时代同行,不断创新品种,以更高附加值的水果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水果反季节上市,能为果农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胡博士在农村长大,自小就对果蔬充满感情。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农业基础研究优势,加上优渥的人才吸引政策,让胡博士毕业后毅然选择海南,成为一名果树学研究人员。入职后不久,有一次他到地方农场作荔枝栽培的调研,听果农反映说:“现在日子红火了,水果丰富了,人们希望吃好吃早。早了,可以抢占市场,卖个好价钱,收入才高。”一语惊醒梦中人,胡博士感觉自己找到了科研的方向:进行荔枝成熟期研究。

海南气候温热,土壤肥沃,很适宜种植荔枝,但带蛀虫等病虫害的侵害,严重影响了荔枝的生长。

胡博士至今对几年前防控荔枝带蛀虫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正在实验室做实验的他接到海口市三门坡镇龙湾果园果农余延年打来的求助电话,说他种植的一万多株荔枝大面积发生带蛀虫灾害。在临近果实